

让世界 看见我

盲人曹晟康的环球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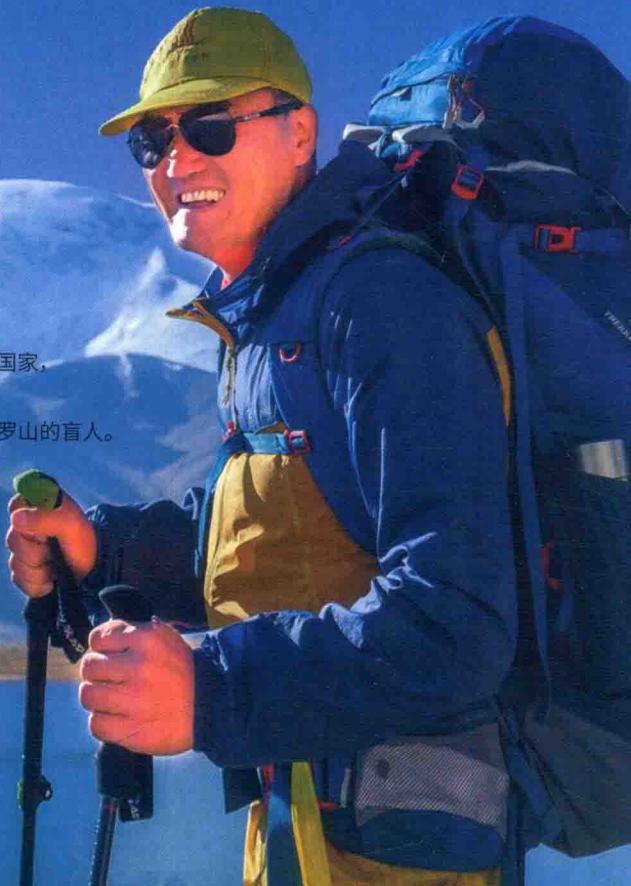
口述◎曹晟康 改编◎施 聰 高 铛 特别顾问◎刘思海

8岁,因车祸导致视力残疾;
19岁,从事按摩推拿工作;
34岁,中国第一位盲人帆船帆板运动员;
35岁,一根盲杖走世界,独行6大洲30多个国家,
人称当代徐霞客;
36岁,中国第一位登上“非洲屋脊”乞力马扎罗山的盲人。

困难?数不胜数……

放弃?从没想过!

他的经历诠释出励志的别样解读!



让世界看见我

——盲人曹晟康的环球之旅

口 述：曹晟康

改 编：施 聪 高 钰

特别顾问：刘思海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世界看见我 / 曹晨康口述；高钰等整理. —北京：中译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001-5558-4

I. ①让… II. ①曹… ②高…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3468号

出版发行 / 中译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005858, 68358224 (编辑部)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h.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h.com.cn

总 策 划 / 张高里

责 任 编 辑 / 范 伟

封 面 摄 影 / 黄霄阳

装 帧 设 计 / 潘 峰

排 版 / 北京竹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21.75

字 数 / 300千字

版 次 / 2018年2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8年2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5558-4 定价：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目录



CONTENTS

序 一 看不见的旅行	3
序 二 我们是否也是盲人	6
楔 子 荒谷客店	7
第一章 亚洲：活着	17
一个八岁男孩的悲剧	19
飞蛾扑火，毫无准备地离开了祖国	23
盲人与聋哑人	42
与死神同行	55
第二章 北美洲：自由	87
洛杉矶不眠夜	89
迷路与绑架	99
媒体的宠儿	115
中美大 PK	127
自由女神	149
第三章 欧洲：追逐	161
心中的海市蜃楼	163

众人之善	175
与另一个盲人的重逢.....	186
自知之明	201
第四章 大洋洲：黑工.....	217
许氏按摩店中的“厮杀”	219
色 戒.....	260
黑道白道都是无间道.....	267
忘忧之药	291
第五章 非洲：爱	313
暗 夜.....	315
愿为君之瞳.....	334
尾 声 虽然我看不见世界，却想让世界看见我	345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序 一 看不见的旅行.....	3
序 二 我们是否也是盲人.....	6
楔 子 荒谷客店.....	7
第一章 亚洲：活着	17
一个八岁男孩的悲剧.....	19
飞蛾扑火，毫无准备地离开了祖国.....	23
盲人与聋哑人.....	42
与死神同行.....	55
第二章 北美洲：自由	87
洛杉矶不眠夜.....	89
迷路与绑架.....	99
媒体的宠儿.....	115
中美大 PK	127
自由女神	149
第三章 欧洲：追逐	161
心中的海市蜃楼	163

众人之善	175
与另一个盲人的重逢.....	186
自知之明	201
第四章 大洋洲：黑工.....	217
许氏按摩店中的“厮杀”	219
色 戒.....	260
黑道白道都是无间道.....	267
忘忧之药	291
第五章 非洲：爱	313
暗 夜.....	315
愿为君之瞳.....	334
尾 声 虽然我看不见世界，却想让世界看见我	345



| 序一

看不见的旅行

我始终忘记不了那个夜晚：2016年1月24日，晟康给我电话，说到北京了，见一面？我去找他，在一个陈旧的小区里，一个灯光昏暗的小旅馆里，一个暖气不足的窄小房间里，他给了我一个热情有力的拥抱。

那一天，他刚从坦桑尼亚回国。从2012年开始，历时五年，完成了环游世界五大洲的目标，也是在那一天，他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环游世界的盲人。

晟康是个盲人。一个爱上了行走的盲人。

他出发去泰国、柬埔寨、尼泊尔、印度的时候，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他出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他去了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的时候，我觉得难以想象；他去了美国，又从美国去了古巴和墨西哥，我甚至怀疑我听到的只是个“故事”；他去了非洲，完成了周游五大洲的梦想，我已经在太多的惊讶中变得“麻木”。

那晚，他问我：“非洲挺好的，而且中国人去的越来越多，你说我在那里开个旅行社好不好？”我刚想说“不好”，看着他兴奋的表情，换了个说法：“有点难。”

对晟康来说，哪有容易的事情？他看不见，他英文很差，他一边打工一边旅行，他经历过被骗、被偷、被抢、被嘲弄、被背叛、被攻击，但他很

倔强，倔强到跌倒了一百次，还是要爬起来，在无边的黑暗中继续走下去。

他环游世界归来，本该得到欢呼、掌声和鲜花；而此刻，只有我和他，还有昏暗的灯光，当然，他并不需要这灯光。

一个盲人周游世界的故事，如同这座城市每天发生的千万件琐事一样，被淹没了，被一种巨大的冷静和荒芜淹没了。我们的生活匆匆忙忙，我们的心里长满杂草，我们无暇为这样一个故事感到激动。

我们开了一瓶啤酒，听晟康兴高彩烈地“吹牛”，电话来了，是远在老家的女儿，晟康的语气变得异常温柔，他说：“你好好读书，别担心爸爸，学费还差多少？我这两天就给你打过去。”女儿刚下晚自习，她正在准备今年的高考。晟康在旅途中打工，一是为了旅费，二是为了攒够女儿上大学的学费。

放下电话，他继续兴奋地跟我说：“下一次，下一次我要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山，我知道很多人以为我疯了，我知道很多人认为我该老老实实当个盲人按摩师，但我不想命运告诉我该怎么活，你明白吗？我不想！！！”

我从不认为晟康是个完美的人，但我从来都认为晟康是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人之一。我常常问大学生朋友：“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盲人想一个人环游世界，你觉得可能吗？”他们每一个人都说“不可能”。可是，一切伟大的计划，一切疯狂的行动，一切令人激动的异想天开，一切足以改变世界的真理光芒，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个“不可能”。然后，我告诉他们晟康的故事，每个人都沉默了。晟康用一个人的力量，让这个时代相信：你所梦想的，你所奋力追求的，你所锲而不舍去坚持的，总会在无边的黑暗中，看到光亮。

那一晚，已经过去将近两年了。这两年间，晟康真的爬上了乞力马扎罗山。而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当下，晟康正一个人徒步在丝绸之路上，脚底生出水泡。

展康童年意外失明，他心里有一个“执念”：既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那就让这个世界看见我吧。

葛 磊

畅销书作家

中青旅联科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7年11月



|序二

我们是否也是盲人

黎明，站在窗前，看着东方的晨曦，眼前的世界越来越明晰。

我们每天似乎都在用眼睛看着世界，外部的世界五彩斑斓，丰富多彩。可是，我们也很容易迷失在外部声色世界中，迷失在各种名利诱惑中，迷失在各种得失情绪中，以至于有的人却陷入抑郁、焦虑、恐惧的漩涡，再也看不到灿烂的阳光、绚烂的朝霞。而他，一个盲人，曾经绝望过、自杀过、离家出走过，当他接纳了残酷的现实，不再回避命运带来的痛苦，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毅然用坚持的行动从抑郁、焦虑、恐惧的漩涡中走了出来。而且，他越走越辽阔，走过了六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现在又要走一带一路。虽然他仍然看不到外部世界的阳光、朝霞，却能用心感受到人生的阳光、朝霞。他的书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是用坚实的双脚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每读一个字，你都能感受到他坚定的步伐，感受他一路的风霜，领略他内心丰富多彩的风景。

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一个盲人？曹晟康看不到世界却让世界看到了自己，我们能够看到世界；是否看清了自己？知道了自己的使命？看清了自己的梦想？明确了前行的方向？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沿着曹晟康的人生旅途，也许能看清我们内心的世界。

祝卓宏

中科院心理研究教授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

2017年11月

楔子

荒谷客店



一片漆黑，远处，不知是什么动物在嘶鸣。

深蓝色的天空下，隐藏在黑色的轮廓之中、棱角分明的层峦峭壁，散发出一股压迫感。谷中山风骤起，岩壁上随之碎石滚落，仿佛阵阵喃语，在这千年之中反复诉说：

“远离吧，弱小的人们，你们的命，随时将被夺去——”

深谷之中，仰起头，只能看见一束天景。

也只有在这远离繁华都市耀眼霓虹之地，才能看见如此的星光漫天。

他不禁叹息一声。

一直向往远走世界的夙愿，实际却并没有那么简单。真正的大自然，不是如同美文里描述的，诗和远方般的惬意唯美，反而是充满极度的危险与对身体心灵的双重折磨。

没有一定的觉悟，就任性踏出人类抱团而累积的舒适小窝，只是显得自己太天真。

就如同此时，伴着荒野无名动物的嘶叫，身后，一股哀怨不止的呻吟，也同时在深夜中飘荡不止。

两边黑色的峭壁，一直延伸到视线的尽头，仿佛是通往地狱的道路，那股绵延不止的哀怨，正顺着这条崎岖蜿蜒的峡谷，游向地狱深处。

他紧抱双臂。

明明弥漫在皮肤四周的，都是燥热的空气，即使谷中山风不止，却掩盖不了沉淀在此处上万年的燥热，深入到了骨子里的不舒服，这绝不是他之前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所幻想的美丽田园。

此刻，身体里散发出的，却是寒意。

这里可是非洲，自己正身处赤道上的热带，感到寒意是多么不可思议的

一件事！可是，此时此刻，他就正切身体会着这种不可思议。

是恐惧。

被身后那断续不止的哀鸣所牵引出的恐惧。

这里是非洲东部，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交界，被世人称作“地球表皮上的一条大伤痕”的东非大裂谷纵向贯穿此地，形成了多处大大小小的峡谷地带，吸引了来自世界的成千上万的旅行者们来此挑战。

这里只是其中一处。

在远离市区的这个荒凉之地，却立着一间旅店，供徒步的旅行者落脚歇息。这是一间看似极其普通的旅店，砖混构筑的两层坡顶小屋。

多么普通的建筑啊，他不禁感叹，但却是此处，黑色的天地之间，唯一能让人感到欣慰的一处光明之所。也许正是如此，旅店的主人，才放弃了在市区里更高的旅店收益，反而选在这偏远郊区经营吧。

他转身走进旅店。那股呻吟便听得更加清晰。旅店里嘈杂不堪，对比屋外的荒凉，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

有人在安抚慰问，有人在抱怨牢骚，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语言，搅拌在屋子里的空气中，更显得混乱。

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向着未知的旅行中，意外总是不期而至。

方圆数里，没有平坦的水泥道路。平日里，只有徒步行者穿越此地，驾车行驶的人，其路线中大多不会包括这里。只有在白日里方能行车，勉强能保证不发生事故，但是在晚上，就连再有经验的当地土著，也是万万没有胆量驾车行驶穿越这道深谷。

峡谷位于地震带之上，小震常有，落石是家常便饭。

不用说也没有通信信号。在城市郊区，发生了意外，一个电话拨出，自然有人来救助。可是，在这阻断人类文明之地，一旦夜晚在荒郊发生意外，却是

真正能让人体会到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望之感。

另外，荒野的兽类，可不像城市里关在金属栅栏之后的动物一般乖巧，人类在它们眼中，不管是可供食用充饥的肉，还是危险的敌人，只有一种应对方式——攻击。

因此，夜晚交通断绝，已是一件常事，在此店中歇脚，无人惊慌，休息一晚，待得天明，自能安然上路。

只是，今夜却是不同。

旅店老板姆克瓦瓦听见他进门的脚步声，抬起头来看了看他，却连招呼都来不及，便匆匆跑开，忙碌不堪。这里平时并不会有如此多客人，据说今日某处小震，因此比往日多的游客耽搁在此寄宿，却是姆克瓦瓦意料之外。

更有甚者，竟有一人意外跌落山崖，虽性命无碍，却身遭错骨。店内本也是备了寻常伤药，应对临时病症，倘若是皮外小伤，自然无事，只是这错骨却是涉及外科手法，店内一时无奈，此刻夜晚，既请不得医生来，也无法将病患送去诊所。只能安慰男人，等到天明，便送他去城内的诊所救治。偏偏那受伤男人却又忍不得痛楚，哀叫不已。

于是，有人安慰，有人受不得烦，止不住骂其像女人一般，难免引来一阵辩护争论。小屋的厅内，一时呻吟、抚慰、叫骂、辩解回旋缭绕，却似市集上一般喧闹。

老板姆克瓦瓦更是焦躁心乱，止不住双手抱着头，嘴中用听不懂的当地土著语咒骂不休。

唉，他叹息，老板本是一位热情而体贴的中年大叔呢。

正在此时，一阵“吱呀”声，店门再次打开。

有人进出店门，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本来根本不会有人在意，但说来奇怪，也许是因为店中众人对这里的吵闹不安已经厌烦。当那扇破旧的木门打开的一刻，所有的声响，仿佛在那瞬间，都掉入了时空的裂缝，戛然而止，

众人不约而同望将过去。

只见一名中年男人缓步而入，一副墨镜，一根细拐杖地，寻到客店厅中的一把椅子坐下，讨了一杯清水，仰头便咕噜咕噜地一口饮尽，直言自己只是外出走走，因行走缓慢，误了时间，信号全无，还好记得回来的路，否则便要露宿荒野，不知性命如何。

说完竟然哈哈笑了几声，似乎并不在意周围因他到来而片刻止息了声响。

他口中说的是中文。众人才发现，他竟是一盲人。

店主姆克瓦瓦是知道这位盲者的，已经在此歇住了两日，说是在等待某人。姆克瓦瓦此时正为那名病患头痛不已，不想又见到一个盲眼的残障人士，一时更是焦虑不耐，操着土著语言，叫他回屋休息，不要添乱。

盲眼听其语气不带好感，脸现不悦之色，他并不知晓店中发生之事，本能以为其不尊重。旁边人有劝说他，现在正在忙乱之时，少安毋躁，却是无果，大家才想到，原来盲者不识当地语言，也是大家都忙得糊涂了。于是旅客中有通中文者出现，让盲者能安静下来。言下之意，却是嫌盲者在关键时候添乱。

那名中年盲者，却也不像一个好脾气，脸色愈加铁青，握着杖托的右臂前伸，显然是要撑地让身体站起来。那气势，让空气凝滞，完全不像是从一个瞎了双眼的盲人身上散发出的。翻译中文的男人是个皮肤黝黑的矮个子，不自觉后退了半步。众人视线聚焦在盲者身上，不知他要如何发作，只觉一场暴雨将至。

这时，一阵呻吟声又出现了，是那受伤的男人。呻吟声从一楼的客房内传来。盲者听见，问是何故。

矮小男人用不熟练的中文说：“有人摔折了骨头，这里没有医生。”

听来虽然别扭，语意倒是精练，盲者侧耳状似微微思索，然后说：“带我过去。”

众人见了，还以为他是想看热闹，但再一想，一个盲人，又怎么能“看”热闹呢？